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
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三

虛陵竹峯羅龜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供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比居長壘音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音之擁腫之與居鞅
字之為使居三年長壘大壞音畏懼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音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長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于予賢人之間我其拘音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
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
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
為為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
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為之梓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兩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未而
效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勳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
中穴音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越感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辟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解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越以全形越不以為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問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越難勉

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越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越贏糧四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為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美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顧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居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手猶有惡也夫外韍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韍者不可認而捉將外捷外內韍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孰鬱鬱然可觀然此持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韍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闢閉之意制其外者繫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謀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外韍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做而行者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之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顧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手能無下筮而知吉凶手能止手能已手能舍諸人而求諸己手能儻然手能

1 2 6 A 5-5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嗟不嘔所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又

嘔失聲也視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音偏不在外也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是衛生之經音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
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櫻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倘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

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禍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越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
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

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為至也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

說至人處却申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越曰然則此所
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為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
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
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為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
宇泰定必假脩為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

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
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為天民天之所助則

有位而為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點聰
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為至其有不能成

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為天所助也天
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音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
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

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
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

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
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

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

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

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
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

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
其踐猶之鬼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

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為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獨立之意

兵莫惜于志鏃鏑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手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反之為人

也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已是分生死為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誠五成於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驟者之有曉此也古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賦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臘牛百葉膾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

曰移是誠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臘與膾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故為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也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也 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蚘與鸞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正緣人以有生為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林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規蚘與鸞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也 金

跟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救驚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啣媪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啣媪不必矣辟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為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宵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欽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舉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舉唯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抄也畫也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籠之哉

夫復謂及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摯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三

四三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燕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緇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

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引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白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弁以

捕獵之事為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起乎常狗之外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鈞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失若喪其一

若邱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始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于本說之則以金鼓六技

金板六技周書篇名大公六技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